

[荷兰] 吕辛·杜泽 著

毒蝎

王文博 译



群众出版社

毒 蝎

[荷兰]吕辛·杜泽

王 文 博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一九五六年,在荷兰是战后复兴的一年,人们满怀希望。但是这一年也是匈牙利发生暴乱和苏联出兵进占布达佩斯的一年。

三十二岁的运输卡车司机卢·沃尔夫携带一笔从老板那里骗得的巨款潜逃,不幸却落入了一个他所始料不及的陷阱。为了挣脱陷阱,他步步深入虎穴,企图探清这桩阴谋的内幕,然而却反倒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卢·沃尔夫为挣脱陷阱所作的努力引出了一九四八年时在荷属印尼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以及战后某些人为掩盖罪责而制造的一系列阴谋圈套,暴露了那些一向立于法律之外的人们。

在这场绝望的斗争中,卢·沃尔夫得到了酒吧舞厅里年轻的女郎安娜的帮助,他俩在患难中产生了深深的爱情。

这篇小说是根据荷兰著名电影编导本·费尔邦的同名电影脚本改编的。书中故事以当年发生在荷属印尼的真实事件为背景。

毒 蝎

〔荷兰〕吕辛·杜泽

王 文 博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 印张 88 千字

1991 年 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册

ISBN 7-5014-0540-9/I·157 定价: 2.30 元

序 幕

那人沮丧地呆望着屋后黑乎乎的椰林，嘴里咒骂着。他望着那远方耸立的山峦和月光下依稀飘着薄云的天空，再次咒骂着。他想走进屋去，却依旧坐着未动，决定再喝两口为他摆在小桌上的威士忌。他痛恨这样的等待，痛恨这里的整个气氛，他痛恨这个国家。

一双闪着亮光的小眼睛，深深地嵌在一张红通通的娃娃脸上，此刻正斜着眼角盯着远处那低矮的树丛和那高高的草梢后面。那里，正传出一阵阵单调无味的不间断的青虫的嘶鸣。这声音象远处的汽笛在鸣叫，他不耐烦地在想。这个比喻他好象在哪里读到过，是在一份有趣的杂志上的一篇有趣的文章里。这声音酷似一辆风驰电掣的蒸汽机火车头在轰鸣，只是现在它却停在那里，没有开过来，它是永远停在那里不动的。只有当什么地方忽然间有个动静，或是发生一种奇怪的声响时，那单调无味的鸣叫才会中断下来，过一会儿便会接续响起来，吵得他心烦气躁。

有时他还常听到头顶山坡上发出一阵呼叫。最初还以为是本地的某种鸟在彼此呼唤，可是这个该死的地方他已经呆得够久了，早就知道那是庭院的脚下一个个水洼子里的青蛙在叫，它们或在召唤着自己的同类，或者干脆在毫无用意地鼓噪着，因为它们本能即是如此。

他听到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枪响，接着便是一连串的快射，一声爆炸。然后又寂静下来。于是，他的脸不由得抽动一下，下巴颏紧紧抵进竖起的衣领里，这是他的习惯动作。

他的内心又是一阵情不自禁，想站起身走进屋里去，但又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决定听凭自己的心愿。他抄起杯子，一口把剩下的酒喝干，然后缓步进了屋。他来到摆着酒瓶的低矮的深色酒柜旁，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久久地端详着挂在对面墙上那几把装饰用的短剑。这是他在巴达维亚^①的市场上买到的。买主当时还叮咛他对这种神圣的宝物可千万要小心。但是本地人个个迷信得要死，他们三句话不离本行，动不动就搬出什么祖宗、神、鬼之类来。

自从他一下飞机，第一眼看到战后的荷属印度尼西亚的这幅样子时起，他就料定他将会讨厌这个国家的。他马上就意识到他永远不会忍受这里的酷热，这里的腐烂水果的臭气和这里老百姓的奸邪欺诈的习气。

他发现，这里的欧洲人尽管很多曾经在日本人的战俘营里被关了很久，看上去还是比本地人脸色好看得多。据他们解释，这是因为在中爪哇、日惹革命政府对西部荷兰人控制区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粮食十分紧张，人们往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用高价才能购买到每天的口粮糊口。

他抿了一口威士忌，想象着那些他在巴达维亚所见到的印尼穷光蛋：赤身裸体的孩子，衣不遮体、半裸着身子的男女苦力们，他们吃力地拉着三轮、骑着二等，挣扎在嘈杂、混乱、喧闹的车水马龙之中。

乘坐这种三轮车、二等车简直就是受罪。太小，太低，也太窄憋。座位下几乎是没有弹簧的，而且看来主要是按照中国人和印尼人的平均块头计量制造的。可是做为一般平民百姓，要想动身到什么地方还只能乘这种车，要么你就碰碰运气，截拦搭乘出差办事的官家汽车，可是那种机会是极少碰到

^① 巴达维亚，即现在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1949年改为现名。——译者注

的。至于乘坐公共汽车或电车，你就干脆甬做这个打算。人挤得象一车葡萄，车子颠颠簸簸可以把你挤烂。至于出租汽车，则必须提前 24 小时预定才行。

尽管清晨时市场上千万支蜡烛灯花闪闪，如团似锦，宛若“一千零一夜”里的童话胜境——其实这本书他本来也没有读过。可是现在，他所闻到的却是刺鼻的，令人难忍的榴莲气味——这种印尼独有的国菜被人们奉为珍品，说它有壮阳之功；他眼前看到的却是孩子们伸过来乞求施舍的一只只小手，闻到的是各种食品摊上一堆堆一擦擦腐烂到不同程度而发出的不同的臭气，这些便是巴达维亚市场呈现在他的面前的景象。

当他刚刚来到这里时，这个国家是一片废墟。直到目前为止，也还仍然是一片废墟。日本人投降以后，英国人来了，按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来维持秩序。但是被关在日本战俘营里的成千上万人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实际上，局势仍然是控制在日本人的手里，而英国人只是冷眼旁观，一任这里的青年人接受日本武士道的训练，一任青年人腰佩日本古刀，肩挎日本新枪，准备着未来新的殖民地战争；而伦敦却在同海牙围绕着荷兰何时才有权要求归还它的这块殖民领地的的问题而相互扯皮。

他叹了口气，仍旧在感到沮丧。他想到他的前任皮特斯上校。他算是战后首批开进这里的荷兰人之一，现在却已化作一小撮灰烬卧在火葬场骨灰存放壁龛里的一只小小的铁匣子里。他的家属坚持要求把他的尸体运回荷兰，以求在故乡给他一个适当的葬身之地。他是遭人枪杀而死的。那位上校自以为当时他已经充分地控制了局势，自己可以自由行动了，却不料遭到了伏击。事实上，当他随着第一批荷兰军队在这里登陆的时候，这里的共和国军已经是势力相当雄厚，荷兰军队已经根本谈不到控制局势了。而且，因为美国军队在那以

前已经同暴动者大做了一阵子赚钱的军火买卖，等到荷兰人到这里来之时已经根本不可能控制当时的局面了。

他沉思着走进他那间既是起居室又是工作间的屋子里，在那张唯一比较舒适些的椅子上，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屁股坐下来。开始他还想抓住一只正在纠缠着他的蚊子，但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这类东西，这个国家一下子就可以产生出几十亿来，他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那只由一个旧飞机螺旋桨改装成的电扇笨拙地呜呜转着，却几乎不能给他送来些凉爽的冷风。屋外，蝈蝈、蟋蟀之类的青虫鸣叫不止；水坑里的牛蛙在夜色中发出鸟一般的咕咕声。在西爪哇，夜风中沙沙作响的原始森林里，年轻的造反者们正在悄悄地进行着他们秘密的解放战争。

上帝也没长眼睛，最初还搞了个林加查蒂协定^①，大家都满心以为可以擦干净屁股溜之大吉了。但谁知接着又发动了宪警行动，企图把苏加诺和他的同党赶回日惹。然而这些又统统无济于事。

突然，一阵汽车声由远而近传来，使他从沉思中惊醒。他听得出，这是一辆吉普车。汽车停下了。接着，脚步声越来越近，上了台阶，于是传来扣门声。

一个身穿警服，佩戴上士肩章的小伙子直挺挺地朝他敬了个礼，气喘吁吁的报告道：“刚才发现了德哈尔托赫准尉，已经死亡，中了三颗子弹。”

这个矮胖的人听后，一骨碌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在什么地方？”

①林加查蒂协定：1947年3月25日，荷兰同苏加诺领导的印尼共和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政治协定，荷兰承认印尼共和国政府对爪哇、马都拉和苏门达腊岛的主权。但此后不久荷兰又借故撕毁了该协定，发动了所谓第一次宪警行动，镇压革命力量。——译者注

“在对面，就在朝伦邦的方向转弯的地方。”

小伙子还在惊魂未定地喘着大气。上校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确信此刻已捕捉到对方内心的惶恐，那种对每天每夜都在埋伏着的可怕事件的恐惧感，在他想必刚才看到了那个可怕的场面之后所产生的惊恐心理。

“这难道不是屡见不鲜的事了吗？”

“是的，上校！”

那小伙子满头大汗。他的皮肤晒得发黑，虽然由于服用阿的平疟疾片而使他的脸色有些发黄，但看上去却仍是健壮的。然而，上校看得出，此刻他很害怕，他的内心非常想家，想回荷兰，正象差不多这里的每个人那样。

最后，那位胖墩墩的人命令道：“明天把报告给我送来。”

对方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消失在黑暗中。上校倾听着他那逐渐远去脚步声，吉普车发动声，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他手里拿着酒杯，走到酒柜旁，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接着，他立在门旁，对着挂在墙上的一面小镜子，深深地盯着自己的眼睛。他用手拭着自己的脸颊，看是否光滑，下颌是否饱满。又龇开牙齿望了望。他晓得，自己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了。一个略显矮胖的中年男子，长着一副娃娃脸，圆圆的脸蛋上深深地嵌着两颗小眼睛。

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但当他转过身，拿着杯子回到自己那张舒适的椅子旁边时，脸上浮现出一丝轻松，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他是多么讨厌这个国家呀，一个充满了危险的国家。这里，死亡会以各种方式和各种形象袭来。这是一个神秘的可怕的国家，没有谁能够在这里碰到什么好事。

但是，倒也并非一切都随时随地同你作对。

荷 兰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咖啡馆的背后，几只火鸡正在无精打采地围着一堆垃圾刨食。当卢·沃尔夫把那辆深绿色的小运输卡车开进来，并停在这里时，它们竟然不屑于抬起头来望一眼。

他坐在车子上犹豫片刻，还是下了车。他感到心情紧张。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心情占据了他。他沉思地站在那里望着门口上方没有灯光的啤酒广告招牌，又望了望旁边那只狭小的窗子。从门厅外看，这里很冷落。但是他知道实际上并不如此。即使是咖啡馆里客人全走光了，里边也还会是热火朝天的。不过，那是在尽里头，在一间仓库里。在唯一一盏无罩的小灯下有人正围坐在一张蒙着绿布的台子旁交换着牌签儿。一只跳动着的骰子，一个转动的轮盘。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窗子上都涂了黑色，并且还挂上了一层厚厚的不透亮的窗帘。

他走了进去。一个年轻姑娘——老板的女儿，正在往地上洒着干净沙子。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并没有理睬他那淡淡的微笑。再往里，有三个上了些年纪的男人正坐在那儿轻声地争吵着。老板正站在涂花水泥砌成的酒台后面熟练地而又毫无兴致地干着他三十多年来的老行当，擦着酒杯。当前来的这位稍显年轻些的男人朝他走来时，他高兴地扬起眉毛，胳膊支在酒案上打了声招呼。

“嘿，沃尔夫，来一杯啤酒？”

卢缓缓摇了摇头，答道：“不”。他知道，尽管自己此刻十分口渴，但却什么也喝不下去。

“在赌吗？”他问道。

“怎么？”

“我要去休假了，”卢说着，从西服内衣口袋里掏出一沓儿钱，往酒案子上放。老板却看也不看地说道：“那你应该去找旅行社呀。”

卢把钱往他眼前一推，老板一看，这沓儿钱竟是红色的，于是两道眉毛立刻扬得更高了。

“噢，这么说你可以远走高飞了！”他缓缓地问。

“对，不过里边是不是有人在赌？”年轻人卢的声调里已带些不耐烦。他不想同他吵嘴。

“好说好说，你来之前这里已在赌上了。”

老板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叹道：“我可是毫不反对呢。”实际上，还是因为看见了那一叠子钱，起了作用。

“喏，就拿它去赌吧”他轻声怂恿道。

说着，连忙把手里的抹布往酒台上一甩，带着卢便迳朝后屋门里走去。他俩穿过一条狭窄的，满地都是各种匣子、盒子、空酒瓶子，一叠叠废报纸和破烂东西的走廊，来到一个昏暗的长方形房间里，里面有三个赌徒和一个收钱人正聚精会神地盯着那只绿色的轮盘赌具。收钱人见老板带着卢进来了，便抬起头，等待卢走近，并在一个肥胖的红脸红眼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和一个也稍稍上了些年纪的正在强作笑脸的浪荡女人之间入座之后，才开始新一轮。

卢从他那一沓儿钱里抽出几张，压在“红”块上，并不理睬那女人对他的轻佻的眼神。他等着收钱人开始他的赌仪。赌台上方的灯随着老板离去脚步左右摇晃着，赌室里的房门也在他的身后砰的一声过重地关上了。

收钱人不动声色地叫着：“现在不准再押了——打住，打住！”那赌桌上的法文字，他们并不认识，也无需一定认识。他们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学练他们的法文，而是为了赌钱。

小球在慢慢转动的轮盘上跳动着，滚动着，几次跳到前边，又跳到后边，好象它在自己选择着。最后，在三十七块不同颜色的长方块里终于找到了它的归宿而落脚。收钱人用右手食指小心翼翼地熬住转动的轮盘，不等轮盘完全停稳便低声叫道：“十七，黑”。说着，便用一只小耙子把钱和赌牌一起搂到自己的跟前，然后又送回几个小钱给那浪荡女人。那女人高兴地看了她身边的那人一眼。可是那男人却仍在全神贯注地看着那绿色的长方块。当收钱人开始新一轮时，他下决心再把几张红色的票子押在“黑”块上，收钱人口里叫着：“你可以再押，再押……”他转着轮盘道：“请吧，请吧……”。

紧张，烟雾，一支昏黄的灯光照得这五个人象鬼一样。

“打住，不准再押了，打住不准再押了……”

于是，小球跳动着冲出来，嘎嘎作响。卢感到他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但不等小球落稳，他就已经知道了。“二十一，红。”收钱人又叫道。

卢缓缓站起身，望着那绿色的桌布，他点了点头。当他转身离开这里的时候，还听到收钱人单调的声音在喊：“你可以再押”。老板仍在擦着他的杯子，他迎合地看着卢走出咖啡馆。

二

啤酒的味道是苦的。卢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

自己的嘴里苦罢了。他又喝了一口，两眼望着这间陈设简单的房屋的天花板。

他想起了卡尔，卡尔·威辛，他的老板，城外一家经营得不错的小小铸铁厂的厂主。当卡尔问他对方是否已经付清了欠款时，他却回答说：“还没有”。这位厂主听后顿时眉毛倒竖，用拳头狠命捶着桌子，叫道：“什么？……简直胡闹，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说着，已抄起电话。

卢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的老板，说道：我明天就可以去取了。他们手头没有那么多钱”。

卡尔不相信，继续咆哮着：“六千荷盾也没有？！这笔钱并不算多嘛！”

卢镇定自若，表面上十分冷静地站在老板的小办公室里望着他，看他下一步究竟会怎样。

“如果这样下去，我就关厂不干了”

“那我又怎么办呢？”

“你不是想到美国去吗？那里有的是工作。”

那副圆滚滚的红色的娃娃脸上，一双猪一样的小眼睛蓄着仇意望着他。

“我不是一开始就同你有言在先吗？你在这儿干活可能是临时性的。”

卢再也没有说什么，离开了办公室。当他钻进卡车，把车开出铁厂时，他才开始问自己：下一步又该怎么办？

他抓起一盒香烟，点燃一支。烟雾袅袅直冲到天花板。他感到很疲倦，实际上也很疲倦。他想：我这三十二年来都干了些什么呢？他走到镜子前，照着自己，看到的是一张宽宽的脸，因不胜酒力而胀得通红，额头上长长的软发这些年来越来越往后脱光了。一副宽厚的身子骨，却不会动武，长着两隻大手，却又几乎不懂得温存。他又叹了一口气，重新点起了一支

烟。烈性酒烧灼着他的喉咙。

三

他疲惫地抹了抹眼睛。车内仪表盘上那发绿的光刺着他的眼睛。他缓缓地长吁一口含在胸中的气，极力往车外望去。什么也看不见。现在他就坐在这里，在一个远离人类文明至少几千里的地方。连他自己也根本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眼下又是什么时间了。好象一切又都已被他抛得老远老远了。那暗藏的赌场，他同卡尔的谈话，他最后出走的决定，接着便是他锁上家门，悄悄地溜进那涂着“威辛铁厂”“白色大字”的车库，钻进这辆深绿色小卡车，并把它开了出来。

他没有一个目标，正象他这一生也从未有过一个目标那样。他先是想到安特卫普去，继而又闪出一连串奇怪的地名来：南锡、蒙彼利埃、佩皮尼昂^①……但紧接着却又问自己，到那里后又会怎样呢？

他闷闷不乐地看着窗外这无人之地，黑洞洞的夜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条漫长、漆黑、无边无尽的路。车前窗的另一边却是黑洞洞的。周围是一片黑暗、寒冷、阴雨绵绵，首先是寂静。

他的全部家当已经统统卖给了一个聚敛商。此人着实地坑了他一笔。但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高兴的是自己并没有把他的老板，现在说已是前老板的钱全部赌得一干二净。他还可以用它再过些日子。他又想到了美国，于是又从揉搓破了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透过烟雾，他望着那被雨打湿了的窗，雨点儿随着风怯怯生生地忽而朝这儿忽而朝那儿地抽打在窗子上，最后又顺着玻璃的橡皮边泄下去。

^① 南锡、蒙彼利埃和佩皮尼昂均是法国的地名。——译者注

为什么他想起美国？是的，他曾经同卡尔谈到过去美国，甚至是多次谈到过。他也同许多别人谈到要去美国。那里有他的老婆，还有他们的小女儿。那是两年以前的事了。突然一天，她不告而别，走了，先是到了德国。后来，当她那位新的情人在那里服役期满之后，便又同他一起去美国了。他只见过她一次。那是在判决他俩离婚的时候。当时陪着她的是一个身材象田径运动员一样，留着一种被人们普遍叫做齐毛刷子的短发的男人。其实，那个称呼几乎成了那些充满朝气而又健康的美国爱国青年的雅号。

他咔地一声祖鲁地把档杆推上了一档，发动起马达，踩下离合器，车子便一揉一揉地向前开动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听到的便是车轮碾在乡间公路上油一样滑的圆圆的铺路砖块上发出的单调的震动声。

窗前唯一的一支雨刷慢悠悠地来回扫着玻璃，使他在短暂的时间里能透过雨水看到前方。公路两旁的树木一闪一闪地以单调的节奏从他的身边掠过。前面不见一辆对头车，路旁没有房屋，什么东西也没有。有的只是树木、玻璃窗上冲泄的雨水，一幅黑洞洞的夜和一支不大灵活的雨刷。他打开收音机，为的是防止自己在这永恒不变的节奏、单调的声响和因为是空车而在行驶中微微摇荡中坠入梦乡。但是收音机里又没有音乐，只有播音员的声音：“……今晨黎明，苏联军队向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有消息说，他们已占领了该城大部分地区。市区里的战斗已~~在凌晨四时开始~~。”

他关上了收音机。这些故事他早已~~知道了~~，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近几个星期以来，电台里再也~~听不到别~~的消息了。匈牙利的全体人民揭竿而起，以艺术家和~~学生~~为先导，~~广大群众~~纷纷起来表示反对俄国人的占领。人们走上街头，砸碎了政府大楼的玻璃窗，到苏联驻匈牙利的~~重要代表机构~~门前高

呼口号。当匈牙利军队出动进行干预时，在西方，人们曾经感到提心吊胆，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但是军队站在了人民一边，站在工人、学生、艺术家们一边了。

人们所担心的大流血现在还是发生了。原先已撤出首都以外几公里的一整师苏军，现在又奉命进驻首都维持秩序。

卢见到过战争。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好十六岁。学校关门了。他的毕业证还是解放后才顺利地取得的。德军占领时期，他曾经给一些不大清楚的抗德组织当过秘密交通员。在一次夜里送信的路上，还被一具德国士兵的尸体绊倒跌了一跤。那个士兵的两条腿横在路上，头却浸在田边水渠的浅水洼里。脚上没有靴子，身上没有武装带，直挺挺死在那里。背上一个大窟窿，后颅上还有一个洞。卢当时被吓得连忙扶起自行车，发了疯似地跑掉了。后来他甚至也放过枪，当然更多地是朝天上打，朝着野鸭和偶然飞过来的海鸥。

战后，他对别人那种全然乐观主义的立场并不能接受。当政府号召那些青年到他们所不熟悉的遥远的荷属印度尼西亚去恢复秩序时，他采取了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他的一个朋友去了，回来时却象一具活尸，一年之久不跟任何人说话，连自己的母亲也不理，而他就住在他母亲的一间阁楼上。此间，卢的职业换了一个又一个，一个比一个没有意思，不顺心。他在高炉公司、海港上都出卖过自己的劳动力。报酬倒是始终都不坏。不管是充当清洁工还是充当锅炉工，他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的工余时间都是在小酒馆里消磨的。打牌、扯淡，甚至寻衅吵架。昏迷中醒来后便发现自己躺在某个陌生的地方，这种情况对他来说已是习以为常和丝毫无所谓的了：不管是在监狱的牢房里，还是医院的病床上。这种时候，他常常不是头疼得如同刀绞，就是因酗酒过度而引起的浑身难受，

要么就是因酩酊大醉之后一头撞碎了商店的玻璃窗，碰得头破血流。

岁月过得很快。在那么一天，他同一位殷实的承包商的女儿结了婚。她在同他那短暂的热恋中怀了孕。女儿的降生使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他告别了过去的的生活，开始了一种新生活。然而，事实上他却没有任何变化。他旧习难改，就象是身上的皮挣脱不掉。他的妻子从少女的浪漫蒂克中惊醒过来，越发对他的毫无志向，得过且过混日子的生活态度而感到恼火。于是，她离开他出走了。

雨小些了，他开始看到车外的景物了。远处，路旁的树木仿佛在为一幢幢高大而孤立的房屋让开地盘。当他发现那片房屋的后面是一片沙地时，他明白了，那可能是一个游泳场。

他脚下车轮的声音渐渐地从碾在乡间公路大块砖石上的沉闷的声响，变为行进在城市公路上所发出的一种尖哨的声响。眼前的路笔直地通向一座高大的布满了花饰和曲线的大楼，它矗立在黑夜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大楼前面是个宽阔的圆形广场，汇集着许多条道路。他沿着广场向左拐去，驶进了同一条大马路相并行的小街道。他见到那里有几家咖啡馆，然而却都黑着灯，没有人。不远处有闪动的霓虹灯，那是一间舞厅。到那里，他大概总可以弄点什么喝的。

他把车子拐到一边，熄了火。一阵疲惫感又爬上了他的全身。他两眼空空地愣了一阵子，窗外的雨刚刚好象一根棍子横在他的眼前。

他抬头望了望挂在街口上的霓虹灯：《狂欢舞厅》几个大字闪着红蓝两色的光彩。嗨——！他想，每个土著黑人的小村庄里都会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帐篷。他刚准备下车，却看见下边墙角里有三个人，好象是在互相撕扭着。他用力睁开眼

睛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身穿一件袒露的上衣的姑娘正在挣脱着两个大兵的猥亵动作。

他憋着一口气，却又慢慢地吐了出来，伸手摸出了一支香烟。他并不想去干一仗，而且这个时候也使不得。那姑娘约摸有廿四五岁，但是却竭力把自己打扮得老气一些，她的眼影涂得重重的，嘴唇涂得鲜红鲜红。那个满嘴泛着酒气的美国大兵笨拙地伸出胳膊去搂她，她用力地抵挡着。

姑娘叫着，反抗着：“不！不！”

她的对手却把脸贴在她的脸上要亲吻，口里一边叫着：“嗨，来吧！别推开我，好吗？”

“不！不！我不干！”她真地被吓坏了，深色的眼圈里露出恐惧，拼命地摇着头。

突然，那个家伙被人一把抓住，没等他弄明白怎么一回事时，他已被猛地掣到了后边。

“嗨？”他惊奇地反抗着，脚下却趑趄趑趄地向后倒了下去，刚好跌在几个垃圾筒上。于是，叮哩咣啷一阵子，垃圾筒里边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洒在潮湿的地面上，那个家伙惊魂未定地坐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是怎么回事？”他抱怨地问道。

另一个家伙反应快些，但也还不够快。当他听到身后的声响，转眼间又发觉自己的肩膀要被人提起时，便大叫起来：“别管我，放开你的手！”然而，未待他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被一只强有力的大手猛地推倒了，和他那伙伴一起坐在那满地的垃圾里。

卢转过身看那姑娘。她正靠在墙上哭着，头发披散在脸上。她连忙扯着那件毛领短大衣盖住袒胸露怀的上衣。卢看见，她穿的是一件浅绿色的舞会衫，下边配一条宽大的喇叭式薄裙。脸上的粉底和着泪水及雨水抹得一块一块的，一双